

当代中国校园文学丛书·小说

初绽的米兰

杨福庆获奖小说选



教育科学出版社

当代中国校园文学丛书

小说

初绽的米兰

杨福庆获奖小说选

教育科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第111号

初绽的米兰

杨福庆 著 责任编辑: 杨晓琳

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(北京·北太平庄·北三环中路46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昌平印刷厂 印装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 3.875 字数: 72千

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, 001—10, 500册

ISBN 7-5041-0792-1/G·754

定价: 2.10元

序 言

韩 作 黎

前几年，社会上黄色书刊泛滥，殃及校园，对青少年学生的身心造成严重毒害。对此，广大教师、家长深为忧虑，纷纷呼吁扫除黄毒，呼吁创办、出版健康有益的书刊，占领校园思想文化阵地。这两年，党中央急人民之所急，想人民之所想，一手抓“扫黄”，一手抓繁荣文学创作。由于此举深得人心，所以立见显效，现在书刊市场比较干净了，青少年学生课外阅读的书刊也多是内容健康、格调高雅的了。

但“扫黄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，那些精神垃圾需要不断着力清扫；繁荣文学创作，向广大读者，尤其是向青少年学生，提供优质精神食粮，同样需要下大力气，需要长期的不间断的努力。为此，我们编辑这套“中国当代校园文学丛书”，将新时期以来创作发表的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，按文学样式分集编选出版，为广大的中小學生提供一份较高质量的课外文学读物。

新时期以来，由于涉及校园文化的有关部门贯彻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比较得力，这方面的作家们社会责任感比较强，审美趣味比较高尚，所以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有了长足的进

步。表现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，则大都健康向上，促人奋进，或反映教育改革之势在必行，或讴歌校园里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各界的英雄模范人物，或对社会对人生进行积极的深入的思考，都能给人以启迪、激励和崇高的信念，都具有较强的时代精神与激情。表现在作品的艺术技巧上，我们看到许多作家都有自己的艺术思考和追求，并已初步形成各自的艺术风格。而“风格即人格”，而“人有人不同，花有几样红”，因此，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近十年来确实出现了百花争妍、千姿百态的喜人景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方面的作家们的艺术追求，无论是继承我国传统艺术，还是借鉴、“拿来”域外艺术，都比较注意做到“古为今用”“洋为中用”，因而在这片艺术园地里很少有食古不化、食“洋”不化的东西。总之，新时期以来我们的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，思想性艺术性总的看来是健康有益的，多姿多采的，兼具认识、教化与审美功能，是激励青少年“天天向上”的益友与良师。

在大量的好作品中选优，对于编辑者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难免遗珠之憾；对于读者来说却是件幸事，可以集中阅读到一批佳作。热望作家们继续努力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校园文学作品。热望广大师生作者认真地多读多写，使校园文学队伍日益扩大，创作日益繁荣。热望校园文学作品更好地陪伴着青少年同学们健康地成长。

1991年5月12日

目 录

一扇敞开的窗	(1)
甜丝丝的雪花	(15)
漆黑的雨夜	(20)
初绽的米兰	(26)
为了那片光明	(40)
湖水清清	(50)
大院里的小屋	(56)
香椿树	(73)
小雪	(97)
最亮的星	(108)

一扇敞开的窗

1

中午，一丝丝云都没有，日头喷着火。

困倦的人们酣睡了，院子里静悄悄，到处都是白花花的阳光。只有院中心铺满绿叶的葡萄架，遮出一片荫凉。

林小娟伏在石桌上，匆匆忙忙地写作业。昨天晚上她忙到十点多，作业也没有全部完成。刚才她一撂下饭碗，就坐在这里写作文了——下午放学还要交呢！

她捂着嘴打了个哈欠，揉揉发胀的眼睛，振作一下精神写下去……

突然，石桌上“啪”地一响，她吓了一跳，赶紧睁大眼睛。“妈呀！”她惊叫一声，弹簧似地蹦起身，从葡萄架下狼狈地逃出来。

一个留着小平头、嘴唇棱角分明的男孩子，手里捏着一枝圆珠笔从北屋跑出来。他来到葡萄架下，仔细一看：石桌上，一个肉滚滚、软乎乎的大豆虫在蠕动翻卷。他冲林小娟轻蔑地一撇嘴，扭头就往回走。

走到屋门口，他又回头望了一眼。只见脸色煞白、满眼泪水的林小娟正可怜巴巴地望着他。他眨眨眼睛，咽下一口唾沫，就慢慢走回来，满不在乎地捏起大豆虫，往地上狠命

一摔，又甩起右腿，一个漂亮的射门动作，把半死不活的大豆虫踢得远远的。

林小娟的心情安定了一些，走过去，刚想说一句感谢的话，谁知那个男孩子鼻孔里哼了一声，脖子一扭，理也不理地走开了。

林小娟的脸微红了：这个倔牛强，干嘛那样瞧不起人呀！

2

下午，上课的铃声响了。五一班的同学跟往常一样，拥挤拥挤地奔进教室。

一位身材修长、戴着白色眼镜的青年女教师，板着脸走进教室，把书本往讲桌上重重地一放，含怒的目光扫视着大家。

同学们都坐得格外端正，心里不安地猜测着：是谁惹金老师生气了？

突然，林小娟的心突突地跳起来——金老师正盯着她的脸。

“我怎么啦？我怎么啦？”林小娟又纳闷又紧张地问着自己。

“咱班林小娟，向校长反映我作业留得多，同学负担重！”金老师鼓着腮，推推滑下鼻梁的眼镜，“现在，请你站起来，当着大家的面谈谈你的看法。”

林小娟一下子明白了。

那是星期天的事情。下午，学校舞蹈队排练节目，林小娟担任领舞，可她去晚了。大队辅导员齐老师批评她：“你怎么才来？让大家等你一个人，这好吗？”

林小娟低下头，难为情地说：“作业，太，太多，没，



没做完。”

站在旁边的陶校长“唔”了一声，就慢条斯理地问她：每天算术留多少作业？语文留多少……她都如实说了。

林小娟做梦也想不到，为这么一件事，金老师会这样恼火。

教室里静极了。林小娟的心咚咚地敲着，两腿软软地站起来。

金老师冷冷地说：“说吧！”

林小娟垂着头，等着金老师的训斥。

果然，金老师看她不作声，就火爆爆地说：“多做一点作业，就跑到校长那儿发牢骚！我多留作业，还要多花时间给你们批改呢！我为的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你们好！”

的确，金老师忙得连星期天都不能休息。

“五年级学生了，懂不懂得好歹？光想着图舒服，图轻松，能搞好学习吗？”说到这里，金老师突然顿住了，感觉这些话不大妥当。现在领导正要求课堂上要“精讲多练，减少课外作业，减轻学生负担”。

她愣愣神，就转了话头：“再说，我留的作业并不算多，大家都说说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平时，同学们总嚷嚷作业太多，叫苦连天，可现在……

沉默了几分钟，爱向老师讨好的李小芬站起来，尖声尖气地说：“老师留的作业不多，我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完了。”

瞎说！上课前跳皮筋的时候，她还对林小娟叨叨过，昨天吃完晚饭就做功课，一直做到十一点，连动画片《铁臂阿童木》都没顾上看。

她说完，再也没人说话了。

“于大宝！”金老师点名了。

“不……不多。”一个大脑袋的男孩子站起来，吞吞吐吐地回答。

“徐建英！”

“我？不算……多。”一个头发梳成松鼠尾巴似的女孩子，吭吭哧哧地说。她是班长。

他们的回答都不爽快，金老师皱皱眉头，索性大声问：“大家一齐说，多不多？”

“不——多——”声音不小，但也不算大。不知谁这样大胆，竟调皮地拖出了一条长尾巴：“多——”引得好几个男生一齐“嗤嗤”地笑，但又赶紧憋住了。

金老师厉声问：“谁在捣乱？！”

教室里鸦雀无声。片刻，从左边靠墙的座位上，慢腾腾地站起一个男孩子。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紧闭着，好象在跟谁赌气。

“牛强，为什么出怪声！”

停了一下，牛强才开口：“我，我不是……出怪声。”

金老师瞪着他：“还嘴硬！不是出怪声是什么？”

牛强默默地立着，薄薄的耳轮变红了，看得出，他很激动。突然，他脖子一歪，低声说：

“我喊的是——多。”

教室里的空气仿佛凝住了，几十双由于吃惊而睁大的眼睛一齐望着他。目光里，有赞许、有担忧……。

林小娟更没想到：这个平时从不搭理女孩子的倔牛强，现在却……她心里忽地一热，眼眶湿润了。

金老师的脸色陡然变得苍白了。她嘴唇微微颤抖着，好一会才说出：“你，你，牛强！你跟老师作对！你真了不起呀！你英雄呀……。”

牛强凝望着墙角，紧闭着嘴唇，任凭金老师冰雹般地训斥，只是偶而歪楞几下脑瓜，表示根本不服气。

金老师气上加气：“你甭不服气！”

牛强执拗地梗着脖子，嘟囔着：“作业本来就留得多嘛，本来就多嘛……”

“牛强啊牛强，快住嘴，快住嘴吧！让金老师恨我，恨我一个人吧！”林小娟心里向他喊着，滚热的泪水从眼角缓缓淌下来……

3

第二天早晨，李小芬哼着《春风伴我进课堂》，轻快地走进教室，刚要把书包放在课桌上，一下子呆住了，脸上一阵红，一阵白的。

“缺德鬼！哪个缺德鬼干的？”她气得大叫。

同学们都围过来。原来她的课桌上出现了一幅漫画——不知是谁，用粉笔画了一个小姑娘，正扬着手向一匹马的屁股拍去；旁边还歪歪斜斜地写着三个字：马屁精。

不知为什么，这幅漫画的作者，并没有激起大家的义愤。徐建英作为班长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“不该这样做”，主张立刻擦掉；有的同学看上几眼，就走向座位大声朗读起课文来；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孩子甚至幸灾乐祸地笑出声来……

这时，牛强挤进来，指着桌子上的画，解着气地说：“嘿！画得真棒！马屁股都拍肿了！”

李小芬一下子发现：他的手指上沾满了粉笔灰，鼻尖上还抹着一条白道道。她抽抽噎噎地向办公室跑去……

牛强的第一节课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，他挨了金老师一

顿批评。

事情并没有完。过了几天，牛强竟然动手打架了——

这几天，同学们对林小娟和牛强疏远了。虽然金老师从退休的老师手里接过这个班才四个月，但大家都摸清了金老师的一个脾气：她讨厌谁，别人可别跟他亲近，要不，该说你没有是非观念，不跟老师一条心，弄不好，你也得跟着倒霉。

下课以后，同学们象快乐的小鸟，在院子里跳皮筋、夹包、攀单杆，打乒乓……玩得真快活。林小娟却象一只离群的孤雁，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坐在空落落的教室里，没有人跟她说笑，没有人和她玩耍，好象她是这里多余的人。她并不怨大家，一点也不。不是么，下课的时候，不少同学没有象往常那样呼喊着奔出教室，而是用同情的眼神瞅瞅她，才慢慢地走出去。

她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同学们，鼻孔里酸酸的，眼睛常常被泪水模糊了。

牛强呢，他去找五二班、五三班的同学。他有不少好朋友，一起掰腕子，踢足球。

那天，下了第一课，林小娟照旧慢腾腾地收拾书本。等到没有声音了，她才抬起头：咦，教室里还有一个人——牛强，他正望着她。俩人的目光一碰，又都慌乱地扭过头去。

奇怪的是：整整一个上午，牛强下课再也没有出去过。起初，他坐在椅子上愣神儿，后来，他突然走到黑板前面，拿起了一只粉笔。他要干什么？林小娟纳闷地想。只见牛强歪着头思索了一下，就在黑板上画起来。他画一只老母猪，肥嘟嘟的，还有几只小猪娃，在猪妈妈的肚子底下抢奶吃，怪有趣的；他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，象极了；还画戴着盔甲

的古人骑马打仗，画得一点也不好，脑袋特大，胳膊太细，嘴巴咧得那么长，难看死了……上课铃一响，他就匆忙擦掉那些“作品”。林小娟不明白：牛强为什么突然对画画有了兴趣？有时，他又不画画，老实地坐在座位上，读《儿童文学》、《少年文艺》。他不默读，偏偏大声地念，似乎他又对朗诵有了兴趣。可他一点也没有朗诵天才，读得结结巴巴的，碰上不认识的字，就吐吐舌头，挠挠脑瓜，然后就跳过去，又接着大声读起来。一篇故事十分钟读不完，下一个课间接着读。那些故事真好听，林小娟不知不觉地就入了迷，课间十分钟一眨眼就过去了，一点也不觉得孤单难过了。

渐渐地，林小娟明白了牛强的用意。她感激地想：“他的心多好哇！”

下午，下了第二节课，牛强开始读一篇童话《黑黑在诚实岛》。读到黑黑（一只蚂蚁）因为说谎话，从秋千上摔下来的时候，张大钧突然闯了进来。他先是一愣，接着就伸长脖子嚷嚷开了：“喂——快来瞧呀快来看，来晚喽可就看不见——”

同学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一齐拥进来。

张大钧站在椅子上，得意地喊：“大家不要挤，免票参观。现在演出的节目是：搞——对——象——”

呼地一下，林小娟的脸象着了火，又羞又气地埋下头，抽抽搭搭地哭起来。

“张大钧，你闭上嘴！”

“德性！不要脸！”

除了一两个男孩子跟着瞎起哄，大多数同学都冲张大钧开火。

牛强腾地站起来，指着张大钩的鼻尖：“你再敢胡说！你再敢胡说！”

张大钩嬉皮笑脸地说：“不是搞对象，那你俩干啥呢？当着大家的面说呀！”

牛强的脸憋得通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张大钩更来劲了，挤眉弄眼地说：“说嘛，干嘛害臊呀？嘻嘻……”

牛强的眼睛冒着火，突然扑过去，跟张大钩厮打起来……

金老师闻讯赶来了，她狠狠批评了他俩。特别是牛强，那天课堂上跟她作对，后来又画漫画讽刺李小芬，本来她就怒气满胸了，再加上这次牛强竟动手打架，更使她火上浇油。她当即宣布了处罚决定：停止牛强校足球队的活动，取消他参加今天班队与五三班赛球的资格。

……

下了第三节课，牛强背起书包，头也不回地冲出教室。走到校门口，被李大宝几个人追上了。

李大宝抓住他的书包带，真诚地说：“牛强，我们商量好了，你照常上场，反正金老师也不去看球赛。”

“谁要是报告金老师，谁就是小叭狗！”

“是狗熊！大伙把他当球踢！”

其它几个人也争先恐后地起誓。牛强没说话，只觉得喉咙里一拱一拱的。

“快走！快走！”李大宝他们生拉硬拽地拥着牛强向操场跑去……

一声清脆的笛响，球场上开始了激烈的战斗。五分钟后，李大宝一记长传，埋伏在对方禁区前沿的牛强得球，转

身插入禁区，对方一个后卫扑上来堵截，牛强身体灵巧地一闪，把球向右轻轻地一拨，晃过那个后卫，马不停蹄地直奔球门。他背上那大大的“4”字在观众眼睛里闪动着，闪动着……突然，他起脚怒射，没等对方守门员奋力扑救，足球就象一颗出膛的炮弹，撞进球门！

观众席上立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。牛强脸红红的，低头往回跑。李大宝蹦着高地奔过来，兴奋地拍着他的肩膀。

双方摆开阵势，准备重新开战。这时，裁判员赵伟光（五二班的足球队长）庄重宣布：“五一班要求换人！四号下，七号上！”

牛强莫名其妙地愣住了。李大宝向裁判员吵架似地叫着：“谁让换的！谁让换的！”

赵伟光朝记分牌那里努努嘴。李大宝登时傻眼了——金老师正愠怒地瞪着他，旁边，站着李小芬。

牛强一拧脖子，冲出了球场，泪水呼地涌出了眼眶……

牛强一口气跑回家，沉着脸坐在门槛上，直呆呆地望着葡萄架……突然，他蹦起身，从屋里拿出一个花花绿绿的小皮球，对着院墙狠命踢起来。南屋里，林小娟透过玻璃窗，一直默默注视着他。砰！砰！砰！花皮球就象撞在她的心上。她鼻子一酸，眼睛里渐渐贮满了泪水……。

4

第二天放学后，金老师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。两大摞作业本象两座高耸的小山，她的头正好伏在两山之间的“峡谷”里。

随着一声“报告！”，班长徐建英走进来，又回身对门外说：“进来呀，你倒是进来呀！”